

鸾刀考^{*}

吕学明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文献中记载了一种鸾刀, 其中重要的有《诗经·小雅·信南山》:“享于祖考, 执其鸾刀, 以启其毛, 取其血膏。”《礼记·祭义》:“鸾刀以割, 取脾膏, 乃退。”《礼记·礼器》:“割刀之用, 鸾刀之贵。”《礼记·郊特牲》:“鸾刀之贵, 贵其义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郑伯茅旌鸾刀, 严王退舍。《公羊传》曰:楚庄王伐郑, 郑伯肉袒, 左执茅旌, 右执鸾刀, 以逆庄王, 庄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鸾刀, 祭祀宗庙所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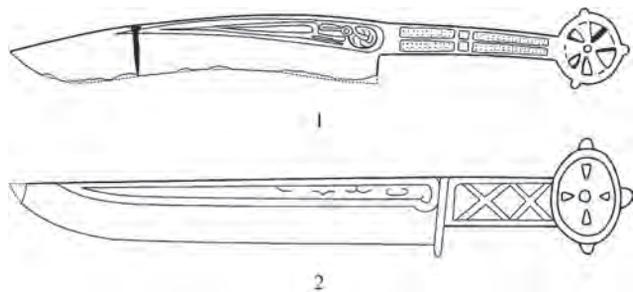
依据以上记载, 可以认定鸾刀专门用于祭祀宗庙场合, 属于礼器。但文献没有描述鸾刀的形象, 给我们认识这种早已湮失的器物造成了极大障碍。

在先秦文献中, 銜作鸾。(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銜, 经传以鸾为之。”銜为铃, 所以鸾也有铃之义。孔颖达在解释鸾刀时说:“鸾即铃也, 谓刀环有铃, 其声中节。”在考古发掘品和传世品中, 有一类柄端为铃首的铜刀。这类铃首刀流行于商周时期, 大多数为球形铃首, 少数为扁平铃首。陈振中认为:“这类柄端铃首刀, 可能就是古代贵族杀牲割肉, 用于祭祀的鸾刀。”^[1]林巳奈夫也持这样的观点^[2]。可见自古以来, 人们认为鸾刀就是刀柄上有铃的刀。这种认识不但由来已久, 而且深入人心。但是, 本文认为这类铃首刀不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鸾刀。具体理由如下。

在中原地区的商周时代遗迹中, 很少出土铃首刀。商代遗迹中迄今未曾出土过铃首刀。西周遗迹中也只出土了2件, 分别出于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M2^[3]和河南省洛阳市北窑M41^[4]。这2件铜刀均为扁铃首, 刀柄部和刀身近背部有纹饰, 刀身较窄, 通长22厘米左右(图一)。如果说铃首刀就是文献中提及的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的鸾刀, 那么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墓葬、祭祀坑或窖藏中应有一定数量的出土, 而这一点恰得不到考古的实际支持。

相反, 这类铃首刀在中原地区以北的北方地区多有出土, 如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5]、兴隆县小河南^[6], 辽宁省法库县湾柳^[7], 内蒙古宁城县小黑石沟^[8]、赤峰市^[9]、鄂尔多斯市^[10]。这些铜刀大多数为球形铃首, 凸背凹刃, 通长22~27厘米

* 本项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第三期专项经费的资助。



图一 西周铃首刀

1. 灵台白草坡M2 : 38 2. 洛阳北窑M41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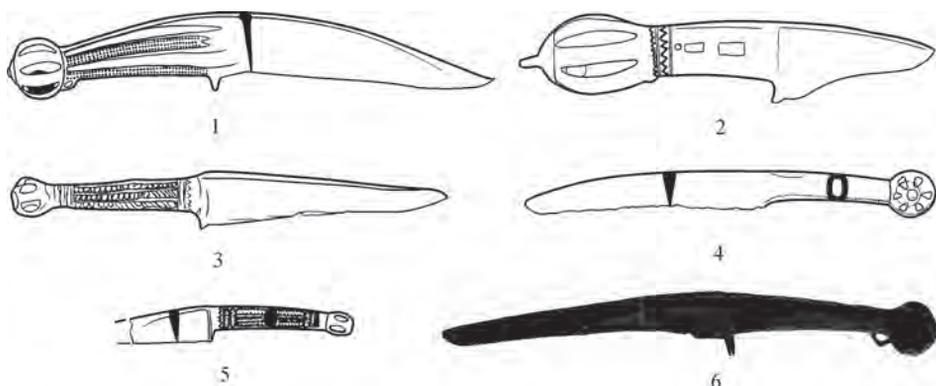
(图二)。另外,在更北的蒙古、俄罗斯米奴辛斯克盆地也出土这样的铃首刀。北方地区除了铃首刀之外,还出土铃首短剑,年代也属于商周时期。因此,可以确定铃首不是中原地区的传统,而是北方地区的传统,铃首刀不可能是中原的王公贵族专门用于祭祀宗庙的鸾刀。

鸾之本义为鸟,《山海经·西山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说文》:“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那么鸾刀是否有可能是鸟首或用鸟纹装饰的铜刀呢?在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中,确实有这样的铜刀。在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M50^[11]中出土2件铜刀(M50:4和M50:5),刀身窄,刀锋微翘,刀柄细长,在刀的柄背交接处饰一立鸟,柄首也似为鸟首。前者残长19.2厘米,后者残长20.2厘米(图三,1、2)。在北京市昌平区白浮M2^[12]中出土1件鹰首刀(M2:40),刀身窄长,尖锋,刀身与刀柄交界处有下阑,刀柄上有七个圆圈纹,柄端铸写意鹰首,通长41厘米(图三,3)。在河北省怀来县甘子堡M12、M19^[13]中也各出1件鸟首铜刀,M12:3,弧背,弧刃,尖锋,柄首为鸟形,眼、喙、羽毛铸造逼真,通长20厘米(图三,4);M19:7,仅存刀柄,柄端鸟首铸造十分形象逼真,残长5.6厘米(图三,5)。

前掌大M50是一座规模很小、等级很低的墓葬,不随葬铜礼器和玉器,只随葬陶器。因此,虽然此墓出土的2件铜刀有鸟形装饰,也不可能是鸾刀。其他几座墓葬均不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所出铜刀或为写意鹰首或为写实鸟首,与鸾刀更无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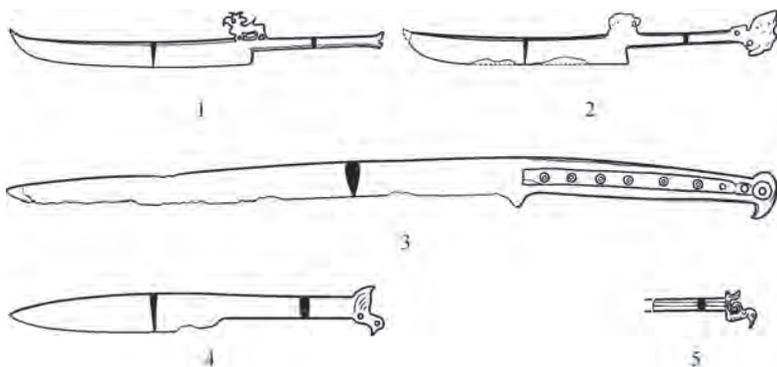
如前所述,文献关于鸾刀的记载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确认其具体形象。单从鸾字来考释又有望文生义之嫌,得出的结论不能让人信服。本文采用考古学研究的方法,重点考察相关遗物的出土情境,分析其功能和属性,同时结合金文资料,对鸾刀进行考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鸾刀是一种尊贵的礼器,必定符合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共同特点,应该具有形体宽大、制作精良、纹饰华美之特征,而且一定会在高等级墓葬、窖藏、祭祀坑等遗迹中大量出土。循着这个思路,本文对商周时期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梳理,发现有一类宽体翘



图二 北方地区铃首刀

1. 青龙抄道沟出土 2. 兴隆小河南出土 3. 法库湾柳出土 4. 宁城小黑石沟M8501: 95
5. 赤峰征集 6. 鄂尔多斯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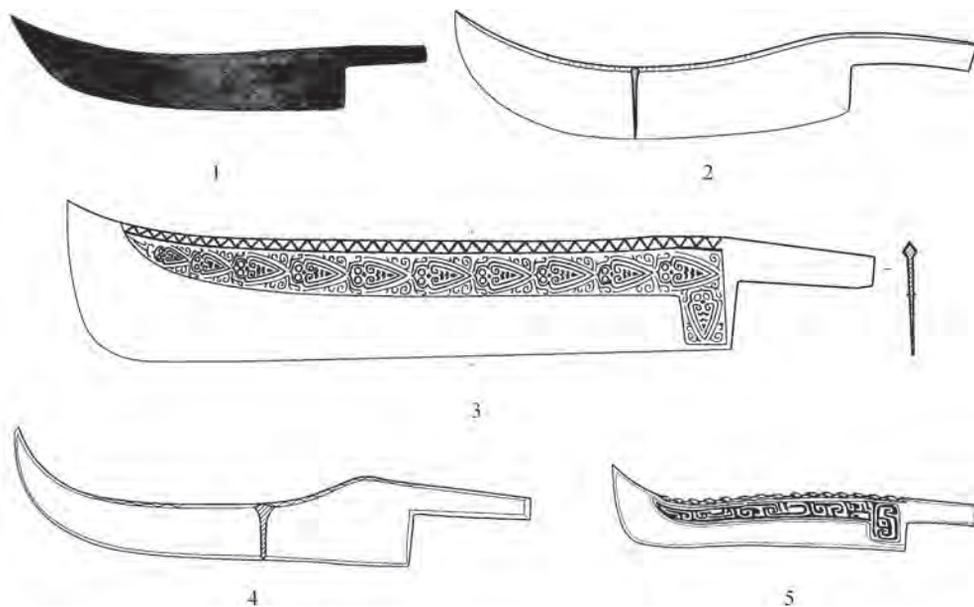


图三 鸟首刀

1. 滕州前掌大M50: 4 2. 滕州前掌大M50: 5 3. 昌平白浮M2: 40 4. 怀来甘子堡M12: 3 5. 怀来甘子堡M19: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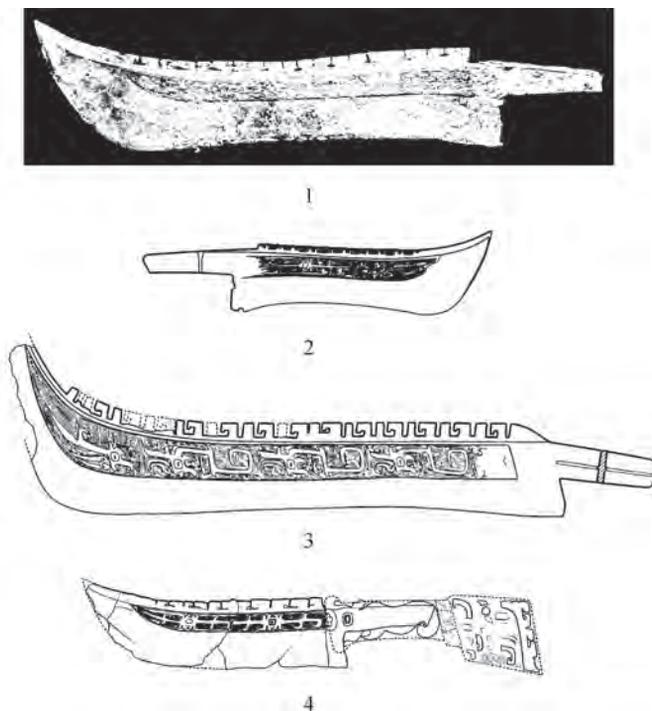
锋铜刀完全符合这些条件。这类铜刀的形制特征是刀体长、刀身宽，刀锋上翘，短柄舌，需要加装木质刀柄，属于复合柄铜刀。根据铜刀背部的差异，可将这类铜刀划分为A、B两型。A型，刀背部无扉棱（图四）。B型，刀背部有扉棱（图五）。

此类宽体翘锋铜刀主要出土于墓葬，包括河北省藁城市台西M14^[14]，河南省安阳市小屯妇好墓^[15]、“大象墓”^[16]、花园庄M54^[17]、武官大墓^[18]、郭家庄东南M5^[19]、郭家庄东南M26^[20]、范家庄东北地M4^[21]、刘家庄北M1046^[22]、辉县琉璃阁M123、M150^[23]、鹿邑县太清宫长子口墓^[24]，江西新干商代大墓^[25]等。另外，山东省寿光县古城乡“益都侯城”故址的纪国青铜器窖藏^[26]和殷墟乙七基址的祭祀坑M186^[27]也有出土（详见表一）。



图四 A型宽体翘锋铜刀

1. 琉璃阁M123 : 5 2. 藁城台西M14 : 4 3. 新干XDM : 315 4. 新干XDM : 324 5. 新干XDM : 316



图五 B型宽体翘锋铜刀

1. 妇好墓 : 1169 2. 妇好墓 : 1649 3. 太清宫M1 : 117 4. 殷墟M186第三把脊背刀

表一 考古发掘出土宽体翘锋铜刀统计表

序号	出土单位	年代	出土数量	铜刀类型	铜刀尺寸(厘米)
1	琉璃阁M123	商代早期	1	A型1	通长35, 宽5.6
2	台西M14	商代中期	1	A型1	通长44.1
3	妇好墓	商代晚期	10	B型10	大型4件, 通长45.7 小型6件, 通长25.4~29.4
4	“大象墓”	商代晚期	2	A型1 B型1	通长 通长31.1
5	花园庄M54	商代晚期	1	A型1	通长31.5, 宽5.7
6	武官大墓	商代晚期	1	A型1	通长35, 宽6.2
7	郭家庄东南M5	商代晚期	1	A型1	通长32.7
8	郭家庄东南M26	商代晚期	1	A型1	通长29
9	范家庄东北地M4	商代晚期	1	B型1	通长32.4, 宽6.1
10	刘家庄北M1046	商代晚期	1	B型1	残长21.6, 宽4.8
11	琉璃阁M150	商代晚期	1	B型1	通长41.8, 宽7.4
12	寿光益都侯城窖藏	商代晚期	1	A型1	通长40.2
13	小屯M186	商代晚期	3	B型3	通长28.4~29.4
14	新干商代大墓	商代晚期	13	A型13	大型1件, 通长67.9, 宽9 中型2件, 通长43.4、43.5, 宽7、5.8 小型10件, 通长29~37.2, 宽3.9~6.6
15	太清宫M1	西周早期	1	B型1	通长52, 宽7
合计			39	A型21 B型18	

琉璃阁M123出土1件A型铜刀(M123:5), 背略凹, 刃微凸, 刀锋尖锐, 通长35厘米, 宽5.6厘米(图四, 1)。与铜刀共出的铜戈器身平直狭长, 具有早期铜戈特征, 井中伟认为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时期^[28]。据此可将琉璃阁M123的年代确定为商代早期。虽然这件铜刀制作精良, 形体较大, 但是由于M123在该墓地中属于小型墓葬, 只随葬陶器、铜刀、铜戈, 等级较低, 因此不能确定这件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宽体翘锋铜刀是否具有礼器属性。

台西M14的墓葬规模虽然小, 但在台西墓地中还是属于较大型的。有二层台, 殉人一个, 葬狗两条, 随葬觚、爵、斝、钺等铜礼器, 还随葬有卜骨三块。墓主头顶部的二层台上摆放一件形体硕大的A型铜刀(M14:4), 凹背, 凸刃, 刀背较厚, 上有菱形花纹, 柄舌稍向下弯弧, 通长44.1厘米(图四, 2)。发掘报告认为墓主是巫卜, 其地位很高, 是精神贵族。铜刀与爵、斝放置在一起, 可见其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尊贵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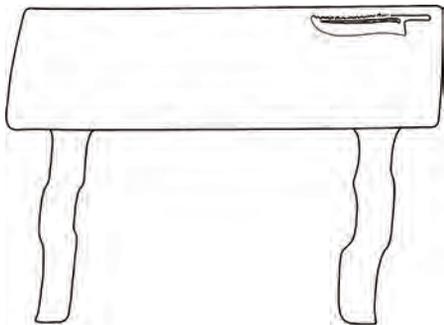
可以认为是礼器。王立新认为,在藁城台西遗址中,以M14为代表的早期墓葬是二里岗期遗存与殷墟期遗存之间的过渡^[29]。因此,可以确定台西M14的年代属于商代中期。

在以上列举的商代晚期墓葬和青铜器窖藏中,以妇好墓和新干商代大墓最具代表性。这两座墓葬等级高,出土宽体翘锋铜刀的数量多。妇好墓出土B型铜刀10件,刀身两侧有纹饰。可进一步分成大小两种,其中大型4件,如妇好墓:1169,刃部微凹,通长达45.7厘米(图五,1);小型6件,如妇好墓:1649,刃部内凹,柄舌部分稍残,残长28.2厘米(图五,2)。新干商代大墓出土A型铜刀13件,大部分出土于墓室西侧的二层台上,多被折成数截,叠置成一堆。可进一步分成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型1件,XDM:315,形制巨大,制作精良,出土时虽折成七段,但拼接后仍通体光滑,锋锐如故。该刀平背,直刃,刀身两侧饰精美蝉纹,刀背饰网格纹,通长67.9厘米,宽9厘米(图四,3);中型2件,如XDM:324,出土时折断为三截,凹背,直刃,刀锋尖锐上翘,刀背饰网格纹,通长43.4厘米,宽7厘米(图四,4);小型10件,如XDM:316,刀身两侧饰夔纹,刀背部加厚起棱,饰燕尾纹,通长30.6厘米,宽4.5厘米(图四,5)。

太清宫长子口墓是西周早期墓葬,出土1件B型铜刀(M1:117),刃部微凹,刀锋肥硕,刀身两侧饰四条夔龙纹,通长52厘米,宽7厘米(图五,3)。该刀形体巨大,制作精美,下葬时被折为三段,放置于西椁室的南、中、北三个部位,与排箫、铜尊、鬯、卣、觚、爵、斝、觥、斗等礼器摆放在一起,可以确定这件铜刀具有礼器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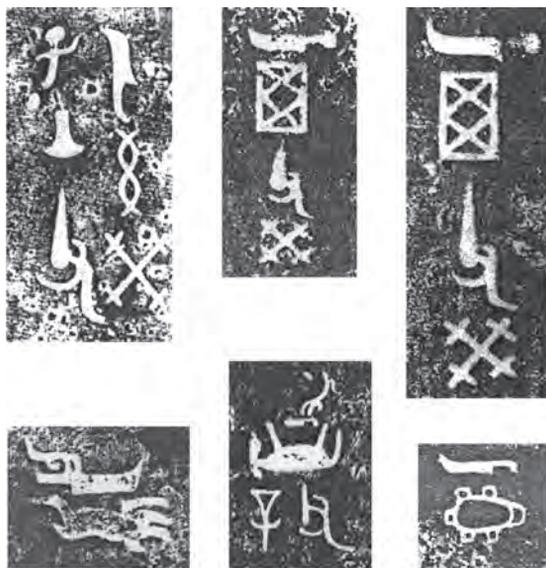
出土宽体翘锋铜刀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是殷墟M186,位于小屯乙七基址的东南角,是一个祭祀坑。坑内出有3件B型铜刀。M186第三把脊背刀,刀身两侧饰夔龙纹,通长28.7厘米,宽5.2厘米。有木质刀柄,涂成红色,其上用兽牙、蚌片、绿松石装饰成动物纹样(图五,4)。坑内东南角发现一形木器,长70厘米,宽32厘米,高50厘米,M186第一把脊背刀出土时摆放在木俎形器之上(图六)。通过对殷墟M186的发掘,不但使我们了解到此类铜刀的完整形态,更重要的是其与木俎共出,据此可推断出此类铜刀的功能是宰杀、分割祭牲,用于宗庙祭祀。

通过以上梳理和分析,可知宽体翘锋铜刀始见于商代早期晚段,到了商代中期已经具有礼器属性,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成为高等级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礼器。此类铜刀形体宽大,通身华丽,专门用于祭祀和随葬,标志着高贵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即应是文献中记载的鸾刀。



图六 殷墟M186刀、俎出土情形示意图

宽体翘锋铜刀是鸾刀的结论可以得到金文证据的支持。通过检索金文资料,发现金文中不但有宽体翘锋铜刀的形象,而且还有刀、俎并列的情况,以及手持此类铜刀宰杀牺牲的情景(图七)。将宽体翘锋铜刀之形象铸造在青铜礼器



图七 金文中的鸾刀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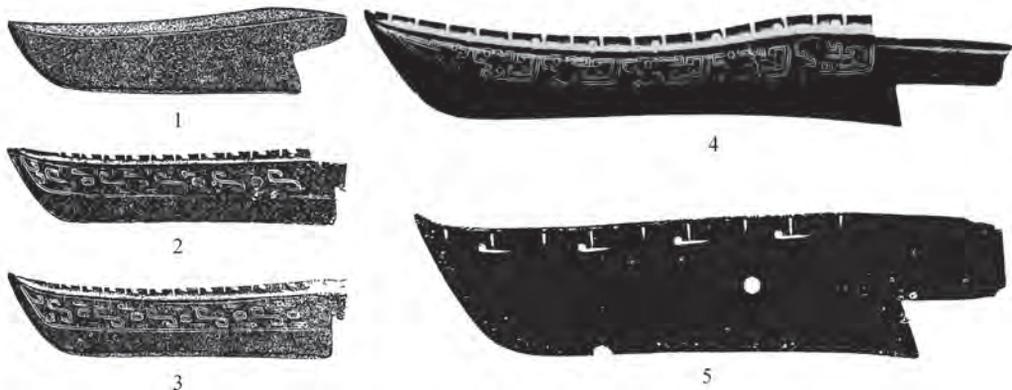
（以上金文资料均选自《三代吉金文存》）

上，充分说明了此类铜刀的尊贵，刀俎并列及杀牲情景明确无误地说明此类铜刀的功能是宰杀、分割牺牲，与文献记载之鸾刀的功能完全吻合。

在商周时期的几座高等级墓葬中还出土了玉质的宽体翘锋刀，其形式与铜质刀完全相同，也可按铜刀标准划分为A、B两型。妇好墓出土了1件A型玉刀、2件B型玉刀。A型（妇好墓：479），光素无纹饰，通长13.2厘米（图八，1）。B型（妇好墓：476、妇好墓：477），刀身两侧饰横“S”形纹饰，通长均为13.2厘米（图八，2、3）。花园庄M54出土B型玉刀1件（M54：382），墨绿色，有黄褐斑。刀身两面各雕刻6个鸚鵡状小鸟纹，通长25.2厘米，宽2.8~3.3厘米（图八，4）。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A型玉刀1件（M1：330），出土于墓主人腰间，墨玉，乌黑发亮。刀身近背部两面饰逗点形纹饰，中部有一孔。通长23厘米，宽5.5厘米（图八，5）。

商周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经常出土仿铜质的玉戈、玉矛、玉钺等器物，不具有实用性，而是专门作为礼器随葬，用来彰显墓主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以上三座墓葬出土的玉质宽体翘锋刀制作精良、纹饰精美，很显然也属于随葬礼器。这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铜质宽体翘锋刀的礼器属性，为这类铜刀就是鸾刀的论断增加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流行于北方地区的铃首刀不是鸾刀，只是普通的工具刀。本文着重论述的宽体翘锋铜刀在商代早期开始出现，商代中期已经具有礼器属性，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成为大中型墓葬中屡见的随葬品。此类铜刀制作精良、刀体宽大、纹饰精美，只出土于高等级墓葬、窖藏和祭祀坑中，显示出尊贵属性。结合金文资料的直观证据和同形式玉刀的佐证，本文认为此类宽体翘锋铜刀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鸾刀。



图八 玉质宽体翘锋刀

1. 妇好墓：479 2. 妇好墓：476 3. 妇好墓：477 4. 花园庄M54：382 5. 太清宫M1：330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可以确定鸾刀与钺（铃）没有任何关系，与鸾鸟也没有直接联系。《礼记·郊特牲》：“而鸾刀之贵，贵其义也。”说明鸾刀之尊贵，在于其专门用于祭祀宗庙。《楚辞·九章·涉江》：“鸾鸟凤凰，日以远兮。”借用高贵、美好的鸾鸟以喻贤人、君子。因此，本文认为可将鸾刀之鸾理解为高贵、华美之义，相信这会更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鸾刀。

注 释

- [1] 陈振中. 我国古代的青铜削刀 [J]. 考古与文物, 1985 (4).
- [2] 林巳奈夫. 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 [M]. 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72.
- [3]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 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 [J]. 考古学报, 1977 (2).
-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北窑西周墓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青龙县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 [J]. 考古, 1962 (12).
- [6] 兴隆县文物管理所. 河北兴隆县发现商周青铜器窖藏 [J]. 文物, 1990 (11).
- [7] 曹桂林. 法库县青铜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 [J]. 辽海文物学刊, 1988 (1).
- [8]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宁城县辽中京博物馆. 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9] 郭大顺. 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 [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 (1, 2).
- [10] 鄂尔多斯博物馆. 鄂尔多斯青铜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滕州前掌大墓地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 [1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 [J]. 考古, 1976 (4).
- [13] 贺勇, 刘建中. 河北怀来甘子堡发现的春秋墓群 [J]. 文物春秋, 1993 (2).
- [1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16] W. C. White.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Bronze Objects from Northern Honan, Dating from about 1400B. C.—771B. C.* [M]. P. 34·6, 8; Plate. XXV·A, B; Plate. XXVII·6, 8.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 [18] 郭宝钧. 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J]. 中国考古学报, 1951(5).
- [19]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安阳市殷墟郭家庄东南五号商代墓葬 [J]. 考古, 2008(8).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 [J]. 考古, 1998(10).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的两座商墓 [J]. 考古, 2009(9).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 [A]. 考古学集刊(15)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2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辉县发掘报告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口市文化局.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 [R].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 [2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省博物馆, 新干县博物馆. 新干商代大墓 [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26] 寿光县博物馆. 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 [J]. 文物, 1985(3).
- [27] 石璋如. 殷墟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 [M].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6.
- [28] 井中伟. 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 [29] 王立新. 早商文化研究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Study on Luandao

Lü Xueming

Luandao is documented in ancient books as a ritual knife. Due to lack of knowledge, it is a hard job to describe its exact shape and to provide convincing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its shape and retrace i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orough studie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historical literature.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urly wide blade knife used in Sha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Western Zhou Dynasty is the ritual knife in question—Luandao.

